



饥,一昼夜驰岭道三百里”,实在饥饿难耐,便以柿枣为粮,这在兵家眼中是大忌,谭纶却为了救援百姓全然不顾。倭寇见谭军到达,仓皇弃巢而去,桃渚之围得以解除。

谭纶未及停歇,他深知海门卫城正处于栅浦、檇子(今椒江葭沚)两伙倭寇之间,同样危在旦夕,于是又率军疾趋海门。抵达后,他当即部署防务,令将士傍晚都驻扎在主要街道上,一旦有警报,便立即展开巷战,自己则与刚上任的宁绍台参将戚继光坐镇指挥。

深夜四鼓,倭寇果然突袭西门,三十余人已登城,斩杀守卒,焚烧城楼,守城者纷纷坠城而逃。谭纶闻警,率四十名卫士直冲城头,麾下章延廩、陈其可赤身与倭寇搏斗,斩杀数十人。倭寇节节败退,谭纶料定他们必从金清闸突围,遂设计诱敌,与戚继光前后夹击,倭寇死伤惨重,最终乘舟出海逃窜,台州倭患暂时平息。

谭纶台州抗倭三年,练兵御敌,大小数十战,功勋卓著,与戚继光并称“谭戚”。他不仅平定了倭患,更留下精锐的台兵与完善的海防体系,“台兵以强称”,成为东南海防的中坚力量。时人评价其战绩:“公守台,以寡击众,有栅浦、桐岩、白水之捷;救台,冒雨忍饥,有桃渚、海门、宁海之捷”,其“允文允武”之势让“夷不敢窥中国者三载”。俞大猷后来为谭纶写的祭文中也追忆:“公与戚前后战贼于栅浦、北岭、马冈、莒埠、桃渚、海门沿海诸地,凡百数十捷,斩获数千,浙境从此靖谧,浙兵从此称雄于天下矣,此皆公之功也!”

谭纶的抗倭实践,为戚继光后续到台州练兵抗倭提供了成功范例,谭纶也成为明代士人推崇的偶像。姜宝(明朝南京刑部尚书)在总结谭纶功绩时,称他“有胆有智有量,其用兵有节制有方略”,且“料敌设奇,屡发而屡中也,无异射雕手之能中的”;赞其用兵随机应变、不落俗套,且富有远见,人格魅力更令人折服:对上能获信任,对下知人善任、成就人才,戚继光、俞大猷等名将都甘愿倾心追随。

谭纶不仅成功练兵,系统重塑了台州海防,而且还积累了很多实用的经验,比如他说“自来城守,攻破者少,袭破者多”“凡城有敌台者,最好守”“凡敌夜袭我,多在五更;悉众攻我,多在黎明”等等,都是非常独到的见解,被收录到郑若曾编写的《筹海图编》一书中,成为实用军事宝典。

谭纶学贯百家,文武兼备,足智多谋,到台州不久便探查清楚了倭寇入城抢掠的规律:他们刚到城中时,都会手持利刃抢夺财物,等抢到大量财物后,就会前往几十里的地方,在那里把刀剑收进行囊,以便挑着装满赃物的担子返程。

针对此,谭纶精准施策,他精心挑选士兵,将他们按战斗力强弱分为两队:先派强兵埋伏在倭寇返程的远途要地,又派弱兵埋伏在靠近城郭的中途隘口。等倭寇入城后,军民照常避让,任由他们肆意抢掠、满载而归。

等倭寇抢完财物行至卸刀挑担的地方时,只听火炮一声巨响,预先埋伏的强兵立刻杀出。倭寇顿时惊慌失措,四散奔逃。此时埋伏中途的弱兵趁机杀出,前后夹击,大败倭寇,尽数夺回财物。

谭纶用兵如此,总能精准拿捏倭寇弱点,从而一击制胜,重创倭寇,令其数年不敢犯台州。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将,也都由衷佩服,最终与他结成莫逆之交。

### 士民同心： 跨越时空的感戴之情

早在谭纶赴台任职前,浙东士人早已将他视为安邦济世之栋梁。嘉靖文坛领袖朱曰藩在《赠二华先生守台序》中直言:“当轴者殆将以龚遂、张敞之事望二华乎?吾知东南之平定必自台始矣!”这份期许,既源于对他“雅度恢廓,天才杰迈”的深知,更承载着台州百姓终结倭患的迫切祈愿。

谭纶在台州,既以铁血平倭,更以仁德赢取士民拥戴。他“存亡恤孤”,为民谋利,修建忠勇祠祭祀死难将士,嘉奖筑垒御敌有功的乡绅;他“廉而俭,澹然无欲”,“非朝贺大祀,不服锦绣;非犒将礼士,未尝举爵”,居所之内唯有琴书弓矢,别无长物。他从地方选拔并培养了大量军事人

才,如临海人杨文、温岭人李超等人都在抗倭斗争中表现突出,而且此后都追随谭纶和戚继光到蓟镇戍边,前者官至蓟镇副总兵,后者官至南京前军都督府佾书。

当谭纶因功升任浙江按察使司副使、将赴宁波任职时,台州士民挽留之情溢于言表。仙居应大猷作《送谭公二华擢宪副序》,盛赞其“于台有骨肉之爱,于诸郡有云霓之望”;林应麒目睹他智退倭寇,在《奉贺郡伯二华公荣旌序》中动容写道:“巨万之费,千百之命,免于公之一言,利何博也!”并称其“学有渊源,以一身为三县长城”。时任江西提学副使的临海人王宗沐紧急修书1600多言,倾诉台州“士民缺然,郁吁惨戚”的不舍,殷切恳求他即便到宁波办公,仍然不要忽略了台州防务,更要关心台州倭患。

嘉靖三十九年(1560),台州官民为感念谭纶功绩,在府城东隅为其建祠立像。此后数百年,这份感念一直没有消散:李锺作《谒谭襄敏公祠》集句诗“曾闻转战平坚寇,终见降王走传车”,道尽敬仰之情;蔡宸恩在《谭襄敏祠记》中写道“不世谭恩,当日荐绅父老咸颂功思德”,将其奉为地方官的标杆;仙居人吴时后来在奏疏中仍念念不忘,称“臣见知府谭纶练台州兵,则台兵以强称”,力荐其负责蓟辽练兵。

万历五年(1577),谭纶病逝,消息传到台州,士民无不悲痛。《明实录·神宗实录》评价他:“始终兵事者几三十年……可谓矫矫虎臣,腹心干城矣。”他与戚继光一起成为明代抗倭史上的传奇。

如今,东湖畔的谭襄敏祠虽已无存,但东湖碑林中保存完好的《前郡太守谭公画像碑》上的文字清晰可辨,默默诉说着这位儒将的铁血与温情。谭纶以智谋靖倭患,以仁德安民心,以谦逊结士情,他的功绩不仅镌刻于石碑,更融入府城的山水之间,成为这座城市不朽的人文财富。

#### (上接第4版)

嘉靖三十六年(1557)五月,倭寇果然再度进犯,直指临海栅浦(今属椒江区)。栅浦地形复杂,港湾交错,极易隐藏埋伏,倭寇企图在此登陆后直扑府城。谭纶早已洞察其意图,亲率将士迎击。他令正面部队节节败退,诱敌深入,同时派两翼部队迂回包抄,形成合围之势。

战斗打响后,倭寇果然倾巢追击,陷入埋伏圈。谭纶一声令下,伏兵四起,箭矢如雨,倭寇大乱,争相逃窜。谭纶率军掩杀,三战三捷,倭寇狼狈逃往温州。

嘉靖三十七年(1558)四月,倭寇屯兵临海栅浦,分别劫掠黄岩、太平(今温岭)各乡镇,谭纶率军驰援,再败倭寇。同年闰七月,谭纶因战功和“治行第一”而升任浙江按察使司副使,仍管辖台州一带海防。

嘉靖三十八年(1559)三月,倭寇围攻桃渚所,形势危急。桃渚所是台州海防的咽喉要地,一旦失守,府城将门户大开。谭纶领兵从宁波驰援台州,当时天降大雨,山路泥泞难行,他“冒雨忍

